



血 渍 红 土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弋阳·横峰暴动纪实

晓戈 著



ZHONGGUO GEMING
BAODONG JISHI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821

725
524
9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血 渍 红 土

——弋阳、横峰暴动纪实

小 戈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渍红土:弋阳、横峰暴动纪实/小戈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5

(中国革命暴动纪实丛书)

ISBN 7-5033-0857-5

I. 血… II. 小…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2033/2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58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3.90元(膜)

目 录

序 篇 (1)

●方志敏将手枪紧紧地抵住了太阳穴,只要一扣扳机,生命便将消失……

上 篇 (4)

第一章 (4)

●一个崭新的革命的广州 ●毛泽东说,彭湃出生的那个家庭就视他为怪物 ●方志敏吐起血来

第二章 (12)

●大上海亭子间里的朋友;方志敏头一回看到了一堂锃亮的西洋家具 ●赵醒侬说,我身兼数职,重任在身,何须要再做你的官

第三章 (28)

●邵家三仔到京城念书去了 ●民国最黑

目 录

暗的一天;邵式平拿出一件“宝贝”来给方志敏看 ●咄咄怪事,李钧烈下令解散了农民自卫军 ●“张天师”府上闹暴动 ●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询问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蒋介石?张国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第四章..... (48)

●《弋阳县志》上不足百字的记载 ●方远杰与黄镇中打掉了余麻子,树起了第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

第五章..... (64)

●陈独秀做了“婆婆”,方志敏好生苦恼,这革命工作怎么这么难做 ●蒋介石告诉段锡朋,我们也很难啊,要跟孙传芳打,还要跟共产党打 ●中央农委的复电字字强硬: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也决不可屈服于圈定的办法

第六章..... (83)

●老话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方志敏欠了毛泽东一条鱼 ●“AB”团被揍得一败涂地,从此销声匿迹

第七章..... (94)

●朱培德听了杨慧君之言后笑道:夫人提醒得好 ●邵式平与胡德兰一面之缘订下终身 ●方志敏在黄家巷五十八号举行了

秘密婚礼

第八章 (115)

●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方志敏被困吉安 ●朱成山告诉方志敏,像你这样的共产党人都是榜上有名的,有一个抓一个

中 篇 (125)

第九章 (125)

●金香莲摸黑打开门,门外果然站的是胡子拉茬的儿子 ●一个木匠大步流星地走出了石镇街 ●方志敏对刘富信说:今晚我要住到你家去 ●一口棺材运回了漆工镇

第十章 (150)

●“北乡王”张念诚择婿看中了方志敏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更能使磨推鬼 ●窖头会议

第十一章 (162)

●黄道叫吴品秀去买一只大公鸡来,说是要补身体 ●缪敏央求看守去买了点碘酒,这样使她读到了一封信 ●赎缪敏,开价四百块光洋,方志敏真的为了难

第十二章 (181)

●苦不堪言的中国农民实在没有路走,便去“造反” ●方志敏在楼底蓝村跟农民们算了

目 录

一笔账 ●方志敏笑道：这番才晓得，吴先民在外边讲民主，在家里不民主 ●黄道成了“陈郎中” ●一个尖细的女人嗓子大喝了一声：都给我退出去 ●邵式平送了两句话给刘渗：感觉上要敏感一点，行动上要迟缓一点

第十三章..... (202)

●蓝长金动手打了来收“煤捐”的“委员”
●方志敏说：照往日所讲的那样，努力去做，暴动吧 ●花春山呵呵地笑：郑队长，似乎有点不胜酒力啊 ●六路起义大军来了

第十四章..... (219)

●姜细崽来请雷夏，雷夏不疑有诈便跟着去了 ●吴先民与黄球被关在了天主教堂里 ●在方胜峰的破庙里，庞先飞说：搞暴动我是最有发言权 ●方志敏说：我们要准备做三件事

第十五章..... (243)

●做田人学得了“民主”这个词，十分宝贝，参加打仗也要讲“民主”举手报名 ●公审“眼线”蓝缺嘴，当蓝长金去捉他时，发现他已被吓断了气息 ●方志敏送了顶高帽子给老嬷嬷戴，终于枪毙了五叔方高雨

第十六章..... (258)

●周坊农民革命团取了个名字叫“十三太保”

●抓着了四条“水蛇崽” ●翁志高暗中设计打周坊,却不料反着了黄道的“圈套” ●方志敏发愁的是仗好打,有的“文章”却难做

第十七章..... (272)

●龙志光听了杨莲花的话,带着弟兄们闹了个起义 ●方志敏说:方志敏他有事没来,让我先来讲几句 ●奔袭景德镇,战士们都换上了银质的红五星

下 篇 (286)

第十八章..... (286)

●李立三雄心勃勃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临出发前,周建屏捻灭了刚刚点燃的烟,说:戒烟了,能把队伍完整地带回来再开戒 ●毛泽东在肯定了自己的同时,也肯定了方志敏

第十九章..... (298)

●从共产国际回来了一个王明;于是曾洪易在赣东北挥舞开了“三板斧” ●吴先民说:再也想不到的是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到临了会被当做反革命坐进了共产党的牢里 ●红十军和新红十军

目 录

第二十章..... (321)

●共产党与红军面临着的问题已不是求发展了,能否生存下去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

●谭家桥一仗,再也没有料到会反胜为败

●七天内四次受阻 ●刘畴西说:部队疲

倦,本日内不能前进 ●金竹坑只有一个

排的敌兵在把守,可是又有谁知道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开始一渡赤水

尾声..... (351)

●我不敢说我能 ●方志敏留下的一笔遗产

序 篇

●方志敏将手枪紧紧地抵住了太阳穴， 只要一扣扳机，生命便将消失……

1935年1月，出奇的寒冷。位于皖浙赣三省搭界之处的怀玉山，已被一片冰雪所覆盖。方志敏、刘畴西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后的二千余人，被国民党军14个团的重兵所包围，分割零散成几段，困在这峰险壁峭的大山里已有十多天了。

几个月前，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瑞金时的气氛是多么的高涨，场面是多么的热烈。中央是否真正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尚不能定，但是赋予它的任务是十分明确清楚的。

任务一共有四条：

“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

“二、最高度地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

“四、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中央和中革军委所发的这一训令在当时是绝密的。方志敏和抗日先遣队的领导们在努力执行这几个任务时才意识到，自己这支一千多条枪、六千余人的队伍要想冲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铁壁铜墙，实在是势单力孤了，几乎就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臆想。

怀玉山差不多就是这支英勇队伍的最后一站。方志敏也差不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躺在一堆烂草与树叶上，浑身被雨雪浇透，彻骨地寒冷，可是腹内却是一片燥热。七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这会儿似乎也已经饿得麻木了，辘辘饥肠连叫唤一声的力气都没有。心里所剩只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与无奈。

电台与文件已全部销毁，电报员已经牺牲。方志敏与外界的联系全部隔断，耳边只有零星的枪声和延续着的风声，孤独无援的感觉此时非常强烈地升腾起来。可惜，他不能及时地得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在几天前，中央在贵州的遵义召开了很重要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博古与李德在这次会议以后几乎就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有他们说话的位置了。这次会议是红军转折的开始。如果是提前半年召开，那这支抗日先遣队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

方志敏已经来不及知道这一天大的喜讯，来不及知道这一重大的事变。他看到的，是战士们饥寒交迫，弹尽粮绝，成群成队地被敌人所俘获，所枪杀。眼看着自己所领导的这支队伍被肢解、被吞噬，一股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心痛得喘不上气来。

责不可卸啊……

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冰冷的枪身贴在冰冷的脸颊上，毫无知觉。他把手枪死死地抵在了右侧的太阳穴上，食指微微颤动着，轻轻地搭在了扳机上。

此时，只要一扣扳机，生命便将消灭，一切痛苦便不复存在。也许，这也是一种解脱。然而，他不能……

上 篇

第一章

●一个崭新的革命的广州●毛泽东说，
彭湃出生的那个家庭就视他为怪物●方
志敏吐起血来

在1926年的学校、街市、军营中，有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它用四句不断重复的音节加强了它那坚定不移的雄壮气氛，号召老百姓与士兵们：“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中国的两个大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合作进行战争。这次合作，从共产党这一方面来讲，在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上可谓真心投入。从战略决策的提出，到战略方针的制定，从作战计划的确定到战斗的具体部署，以及从先遣队的北

上,主攻两湖、攻取江西、克复福建、占领江浙、夺取陕甘、进军河南等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将领与士兵如同兄弟一般,肩并肩地战斗在同一战壕里,其情景感人真切,非以往历次战争中的军队可比。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与颇富经验的国民党尚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很年轻。年轻人的特性是热情高万丈。曾担任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苏联人达林看出,中国共产党除了年轻之外,“主要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所组成。在年轻这一特性上又加上了知识分子的特性。他们的热情像是一团团的烈焰火种,急速地鼓舞起一拨又一拨的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乃至拥有中小资本的商人,在一大片中国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新局面。

广州成了这片奇异土地的中心。

自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成了开放城市,与外国通商。门户开放使广州变得与其他内地城埠不同。苏联人达林到这里观察的挺仔细:南方的男人不留辫子,而妇女大多数也不缠足。最重要的是“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真是连呼吸的空气都比北方军阀统治下的区域要新鲜了许多。

所以,当前来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江西农民代表方志敏一到广州,便被这股新鲜空气所陶醉。

当他乘坐的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道环绕要塞的粉白围墙,围墙上赫然书写着醒目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力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确实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江西九江、南昌等地迥然不同。船靠岸停泊后,方志敏所看到的情景就更令他兴奋不已了。码头上,在停泊的商船上,一

队队的武装起来的工人在检查帝国主义的劣货；墙壁与建筑上，满涂着色彩鲜艳的口号标语；不论高矮屋顶，一面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在风中招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此起彼伏。在街市上所遇到的外国人，也全然没有了在中国上海或是九江租界才显露出来的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久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方志敏被这里的新鲜气氛鼓舞刺激得彻夜难眠。

广州的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表现出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饱满的政治积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可贵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省港工人大罢工证实了这一点，工人罢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为世界工运史所罕见，切切实实地教训了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者一下。在省港大罢工之前，工人们组织的形式是带有部分帮会色彩的行会，作坊主、小业主们混杂其内。革命使这些都发生了变化，行会已不复存在，小业主们被赶出去，代替行会的是工会。人力车夫工会、茶居工会、厨业工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海员工会等等，各行各业几乎都有工会，仅广州一地便有工会一百三十多个。更要紧的是，工人都必须取得工会会籍，因为录用单位首先要看的就是有没有工会会员证，就像现在求职栏中第一条就赫然标明“必须是本市户口”一样。而工会会员证也可谓非常独特，广州的工人习惯戴宽大的芦苇编的斗笠，既遮阳又挡雨，很是便利，就在这几乎是人人必备的斗笠上，都用醒目的黑漆标明其所在工会会籍，凭着这样的斗笠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组织起来的工人形成了一只只强有力的拳头，虽尚未完全武装起来，仍是赤手空拳，即便如此，也是令帝国主义与旧军阀们心惊胆颤一阵了。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是一只手的拳头，另一只拳头是它必不可分的同盟军——农民兄弟。

此时，广东的农民兄弟也开始形成势头，全省半数以上的县

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们在乡间见了面首先要问：“唔有人会？”串联起来的农民便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都加入了农民协会。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三万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农民们很兴奋，终于可以拿着手铳对着地主老财们吼上一吼了。昔日的世道翻转了过来，进了祠堂可以坐上座了，连租息都开始减免，真是上辈子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农民们打心眼里觉着这个农民协会还真管用，于是心甘情愿地替农民协会做事，支援省港大罢工、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商货、制止粮食运港、协同军队作战……农民们和工人、士兵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另一只强有力的拳头。共产党人先看到了这一着棋：“‘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

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代表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有两个人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一是在当时可算得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农民运动革命家彭湃。广东省的海丰县与陆丰县是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彭湃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会，即赤山农会。这个新生的农会开始时只有六名会员，就这一丁点毫不招眼的火星一旦燃着了干柴，真是让地主豪绅们瞠目结舌跌破眼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丰县与陆丰县先后宣告成立总农会，农民协会实际上控制了各级政权。随后，在彭湃等人的领导下，又创立了第一支常备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在枪杆子撑腰后，农民自卫军与地主豪绅展开了以减租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可谓是两手过得硬。

没有见到彭湃之前，不知道这样一位在海陆丰家喻户晓的人，是怎样一个奇特的人物，见了才知晓，平常得很嘛。

越看他平平常常，方志敏越是对他敬重如兄长，心里好生佩服。彭湃是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且在会上作了广东省农运概况的报告，发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经验”的谈话。方志敏从他的报告与谈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做农民运动的办法。彭湃与方志敏虽然是初次相识，却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一来年纪相仿，二来志同道合，于是要谈的话题很多。以后无论是在武汉筹备全国农协期间，还是“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南昌城的艰苦岁月，他们都一直互相支持，互相敬重。到1927年，彭湃在打下深厚农运基础的海陆丰地区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而方志敏于同年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发动了弋横起义。两下呼应，也算得上是不谋而合。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得知噩耗后心情悲痛已极，他后来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里写道：“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192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煌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

若干年后，方志敏也是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

在广州遇到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时年33岁，基本上过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酋”的年龄段，已经是一个步步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不同，他没有上过科班的专业大学，没有留过洋，不会说外语且一直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他认真地研究中国，认真地研究农民，最最可以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恐怕就数他了。他与方志敏的会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文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